

第十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戏命

李洪皓

(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3级)

烬

“首演之夜的狂欢”

佩上面具，

只露出一颗似滴着血珠的暗红色眼眸。

面具上，刻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大幕渐起。

抓起裹在身前的大氅，任其随风飘去，露出仿佛镶在右肩的四发子弹。

左手的低语，“咔”地嵌在上面，右手的火炮，插在低语的前端；左腿弯曲，构成一个完美的稳定结构，右腿伸直，火炮的枪托搭在腿上。

“bang!”随着第一发子弹的出膛，我轻声低语：“笑一个吧，观众正在看着呢。”紫色的烟，穿越弥漫在眼前的雾气，照亮前方的视野，猎物出现了。

“bang!”发现了第一发的轻烟，猎物意识到了危险，起身准备逃跑，可是，已经晚了。子弹命中了猎物的脚踝，一声惨叫，满地烟尘飞散。“杀戮，是多麽甜蜜的哀伤。”

“bang!”第三发，从猎物的肩上擦过，在此之前，还在拼命爬着的猎物，愣住了。他笑了起来，叫着：“我看到了！我看到那些花了！”我在瞄准镜中，看着猎物的表情变化，不禁哼起邪魅地调子。

“bang!”第四发子弹带着绛红的烟霞，准确地穿过猎物的心脏。没有一丝犹豫，没有半点偏差。

“我让客户如释重负，也让猎物，得以解脱。”收起低语，将火炮挂在腰间，轻轻披上纯白的袍，轻轻地呢喃。

我缓缓地走到被击杀的猎物面前，欣赏着他的艺术品，摇了摇头。“不，还不够完美。”

我在死者的胸前，摸出一本日记似的东西。

日 记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年轻人摇了摇头，从面罩中，透出的光芒减弱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“可以吧面罩摘下来吗？”

年轻人又是摇了摇头，接着用手按住面罩，阻止了面前问话的老者的手。老者摇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“相信你也是有理智的，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吧。”年轻人点了点头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会配合的。”

.....

冷静，是对他初次审理的唯一判断。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却给予我们完全的尊重。

艾欧尼亚的特等僧馆，或者说是，艾欧尼亚的监狱。

在这个国度，无论是政府，还是人民，都希望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，我们无权执行刑罚，只能以他们相同的态度对待他们，包括死亡。

僧侣，作为政体的管理人，即使是像他这样的杀人狂，也只是送到僧馆“净化”心灵。因此，我们也无法从他口中“撬”出信息。

他唯一贴身携带的“低语”，我们没有收走。因为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他唯一的亲人送给他的东西，还有他的名字——Jhin。

我们观察了“低语”的构造，确信那是一把能够使用的枪支——整个成直线的形状，后端上部凹陷，前段下部凹陷，形成手持的空间，扳机在大拇指处；枪头上刻着娑娜写下的名字，枪口下开着一道不知何用的口子。在确定了这种枪需要特殊的子弹填入，而现在枪中没有子弹，也不会有子弹的来源，于是我们放心地把“低语”交到了他的手里。

据调查，他没有撒谎，娑娜确实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她现在还在原来的戏社，在问道她时，她似乎早就知道他的行动，但她不能说话，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。

这个年轻人，沉默寡言，行为与举止均表现地极为儒雅。尊敬，谦卑，沉稳等高尚的品格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并不像是装出来的。他的才华，在那次符文老者来访僧馆时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

他对寺庙中的劳务工作，似乎不像其他罪犯，毫无怨言，对部分需要创

作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有异于常人的天赋。而且，他所有的工作，对“四”情有独钟。他对血液有着特殊的敏感，无论是何种动物的血液：温热的血液曾让他陷入癫狂，疯子般跪在地上，仰天大笑；以后不能再让他接触血液。

僧众们尝试去治愈他病态的喜好，然而不知其因，也无从下手。

他很孤僻，除了审讯与必要的简短对话，他不与任何人对话。只是自己总是在自言自语些什么：

在作品完美之前，我需要，等待。

人们误解了我，美，根本不可能邪恶。

终有一日，我的天才定会得到理解。

我从未伤害任何人，只是演出……让人窒息。

他们叫我疯子，艺术家，都是疯子。

我，很纯粹；我的作品，很纯粹。

.....

对他的观察，我可以断定，他的脑子……是病态的，这种人，就应该永远待在艾欧尼亚的僧馆中！

.....

什么？艾欧尼亚的高层要释放他？

什么？他在僧馆的表现，可以认定他是正常人？

让他去杀掉德邦的大使来挑起德邦与诺克萨斯的争端？艾欧尼亚的高层已经到了这个样子了吗？！

烬

时间回到三个月前。从僧馆中，已经漫步出国境，从艾欧尼亚来到了皮城。

张开双臂，我沐浴着心爱的阳光。

原因是什么，不重要。结果是，我从艾欧尼亚的监狱中出来了，无罪释放。

只不过，我需要在确定的时间，确定的地点，击杀确定的人，之后，我便获得真正的自由；或许，你会疑问，他们不怕我杀人？不，他们并不需要，因为他们在他身体里埋了炸弹，大概，我也会成为艺术——但不完美。

“谁会成为我的下一件艺术品呢？”闻到硝烟的味道，我抬起头，看到的是颓败的断壁残垣，这片区域，是属于她的乐园吗——那个灵巧的身影在屋顶来回穿梭着，洒下一路银铃般的笑声。

当她看到我踏入这片“她的领地”时，她尖叫着朝我飞奔过来，喊道：“站着别动！我在努力地朝你开枪！”

于是，我停下脚步，看着那舞动的两条蓝色的鞭子，在我周围打着旋。“是你吗？”我斜过头来，看着这一切。

顷刻，一个用子弹画出来的笑脸在我脚下成型。她站定脚步，撅起嘴甩着辫子，踩着脚朝我吼道：“叫你不动你就真的不动了啊！好无聊！好没趣！”

这时，我才看清她的真容：蓝色的头发扎成两束辫子，来回舞动着；清秀的面庞带着一些稚嫩与青涩；胸前，只有两根皮带挡住还未发育的胸脯；一圈由子弹排成的皮带挂住紧身的小皮裤；仅剩下一只的紫色长袜似乎在告诉人们：我的腿不是因丝袜而纤细的；肩上，背上，腰间，腿上，无数的纹身与枪支诉说着女孩的身世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的艺术观突然摇动了一下：如果她身上没有这么多的烂俗的枪，似乎活蹦乱跳的时候，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？！

“这么多的枪，毫无意义和艺术的美感”说话之间，低语抬手，击碎了她在腰间的一把机关枪。一缕紫烟倾泻而出。

“你竟然毁了我的枪！你赔！”

我没有理她，轻轻鞠躬后，张开双臂：“来支舞吧。”

她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端起机关枪一类的东西开始向我扫射。我起身，舞步轻盈，躲开一发发向我射来的子弹；随即转身，抬手击碎了另一支挂在她腿上，涂着五颜六色色彩的枪。

不知为何，我只是单纯地觉得：这些零碎的枪，配在她的身上，不够完美。

如果有人观赏着场戏的话，仿佛是她追，我在逃，而事实上，她已在我洒满莲花的陷阱中，寸步难行。

第四发子弹，击碎了她在肩头的一门钢炮，身形轻摆，右手甩出一道亮丽的彩带，将她捆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我一步步走向她，向低语中填入四发子弹，血红的眼珠里，映出她肩头因火炮碎裂而露出的蓝色的蝴蝶。

我伸出手去，想触碰那蝴蝶，一丝温柔的触感传到我的小指尖。是她紧紧咬住我的牙齿。我闭上眼，面向天空，轻轻呢喃：她将活蹦乱跳，栩栩如生。

我拧下关节，小手指应声脱落，接着，我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很抱歉，那手指是金属制品，你若喜欢，便送你了。”

欣赏着她在华彩的束缚中不停挣扎的娇嫩的身体，以及传入耳畔的不断地叫骂声和姗姗来迟的警笛的声音，我一步步倒退着远离了她。

“世界，满目荒芜；唯独此时，例外”

符文法师

看着眼前那个身影，我已经记不起多久没有见过他了。穿越了许多的时空，搜寻着预言着世界兴衰的符文，虽然时间的观念已经不甚清晰，但我仍旧记得他精彩的表现——

那天。

“符文法师能光临寒舍，真是我们僧馆的荣幸啊！”僧馆的住持将我迎了进来。

我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老朽只是路过而已，喝一杯淡茶。”按着他们的指示，我们一起走进僧馆，坐了下来。

“敢问，符文法师来此，可有赐教啊？”

“不瞒您住持说，确实是有事，要多多麻烦您啊！”接着，我从怀中掏出四块符文，一边说道：“这四块符文，本是一体的，但我拼凑了许久，终是无法参透其中的奥妙，惭愧啊！”

僧馆的住持，端起符文，仔细地端详了许久，也是摇了摇头，皱着眉说道：“老僧，也...”话音未落，一旁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在下不才，您何不将那东西举起来呢？”

我一惊，抬头看时，是个带着面具，身穿奇服之人，便赶忙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那人不等我的准许，便端起两块符文，说着：“若是这几块，真的是一体的，不妨放在空间中，试试。”一边把两手的符文变换位置，不停旋转。“您看，这东西放着光芒，映在墙壁上，似乎在暗示应处的位置。”

“住持！麻烦您，拿块白板来！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这四块，并不是机械地组在一起，而是在空间中处在不同的位置而联系起来的，而那放出的微弱光芒，正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我也急忙端起另外两块，跟着他一起，循着白

板的光，拼凑着符文。

“叮！”一声清响，从符文之中响起，四块符文中出现了将彼此连接起的光芒，我俩松开手，四块符文悬在空中，映出预言的光芒。

“请问，您是…”我又喜又敬地问道，心想，世上竟有如此其人。

“我只是……这僧馆所锁的囚徒。”

“哈哈”我拍了拍那人的肩膀，他回过头来，仍旧是那副满是似蝴蝶般的花纹，嘴角带着诡异笑容的面具。

“祝贺你出狱了啊！陪老头我去喝一杯如何？”我爽朗地笑着。那次，因为他拼出了那组符文，我才成功地预言了未来，拯救了远方的另一个世界。虽然他并不知道，我却对他充满了感激。

“听说，您会使用传送的法术，可以传送到任何的地点。”他俯身鞠了个躬，问道。

“是啊？怎么啦？”

“您来找我的吗？那，我懂了。您的提议，我接受了。我帮您组合符文，您要带我去一个地方。”他仍旧不愠不火地提出了要求。

“啊哈！”我打哈哈似的笑了几声。“别说的太明显了，给老头我留点面子如何？”

他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。

皎洁的月光，洒在林间，也洒在我用魔法编制的藤椅上。

“这么多年过去啦，还是喜欢这淡啤酒的滋味啊！”我一边品尝着杯中的啤酒，一边看着他摆弄着手中的符文。“跟老爷子我，就别那么拘谨了，揭下那面罩，也尝尝这啤酒，如何？”

“我的样子，会吓到您的。”

“嗨，老朽什么没见过，无妨，无妨。”

“那……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说着，便俯下身去，只听一声清脆的机括声，一只精巧的脚部义肢举了上来。我连忙在一旁升起一张桌子，他放上去，又卸下另一只脚部义肢，摆好，接着左手在肩膀，胸口，腹部，按了几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右臂落在左手上，大氅的右半边，也塌下去大半。而那金属的右臂肩头，镶着四颗特别的子弹；右臂上，瞄准镜，刀刃，绳索，一应俱全；本来填充在胸口的地方，像是精巧的制作系统，这大概就是那子弹的来源吧。

他仰天长出了一口气，瘫在藤椅上，自嘲一般说道：“在老法师这儿，还

算安全，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卸下这些自在一小会啦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我取走了太多人的性命，因此，他们也想要我的性命。”

“这些，是他们造成的？”

“不，这些不是结果，而是原因。”

“那原因的原因，是什么？”

“老法师，这个世界的灾厄，您如果记得的话，那当年诺克萨斯对艾欧尼亚的侵略战争，便是了。”

“你为了报复他们，才取走那些人的生命？”

“不，他们的死，令我的作品更加完整。美，根本不可能邪恶。”

“你，就不怕老朽行匡扶正义之事吗？”

“老法师，那天，你走后，我已经问过住持了。我知道，您所行之事，都是关乎世界宇宙存亡的大事，怎会为我这种追求‘美’的人，动手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再者，您把视为重物的符文，交到我手上，不正是信任的证据吗？”

我无言以对，只好转移话题：“咳咳，把面罩去了，尝尝吧。”

面罩下，左半边的脸清俊秀丽，而右半边的脸已完全模糊，似乎些许还能看出，那是个脑袋，那右眼，放出血色的光芒。

我正盯着他发愣之际，一束亮光自桌子闪上天际。

“完成了。”他把拼凑好的符文推到我面前。“如何？”

我点着头，抿了口酒，问道：“想当年，我也像你一样，是个凡人，你，不考虑考虑，做我符文法师的接班人，也脱离这轮回的争斗，岂不美哉。”

“还是算了吧，老法师您身负着几个世界兴亡的重担，我这肩头，实在是扛不住啊。”说着，他摸着自己已经失去的右半边的肩膀，笑了起来。别说，那仍有容颜的那半边，还蛮漂亮的。

我知道，那只是推辞的说法，便端起杯子，一饮而尽。“小子，你要去哪儿，时间不多了。”

“皮尔特沃夫的重犯监狱。”他抬起头，一边装配这自己的“零件”，一边静静地说道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

“你去不去？”

“你进不进这传送阵？”

“老法师，您就把我传送过去就成，那种地方，您还是不要露面的好。”

语句中，带着一丝笑意。

金克斯

“真是无聊！”我倒在地上蹬着腿，一边用手抓着茅草扔的满屋都是，一边大叫着：“这么多天！一个人都没有！什么东西都没有！好不容易来了个人，竟然还要让我看这么无聊的东西！我要疯啦！！”

“还有你！”我转过头，恨恨地盯着站在角落里的面具男嚷着：“就是因为，我才被皮城那几个条子抓了进来！你现在是不是来幸灾乐祸的！”

带着卡拉卡拉的声响，他缓缓从阴影中走了出来，一边讲到：“你，就不问问，我是怎么进来的吗？”

“咦？是哦！”我顿时坐了起来，扯着辫子来了精神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他发了几声沉沉的笑，没有应答，而是走到我所站的位置，将手中的枪炮丢到我面前。轻语道：“拿去一边试试。”

“鱼骨头！还有，哎，这是啥？”我捧起那支崭新的轻机枪，幽幽地泛着紫光。

“我新做的，就当是你作为练习的过渡。名字呢...叫疾射吧。”他没看我，将手枪与腰间挂的枪杆合为一体，以诡异的姿势架起枪来，瞄着什么。

我端着新枪，嚷着：“疾射？多难听啊！叫嗷嗷叫多好！还跟鱼骨头配得上！”我回头看着他，咧开嘴，他也看了看我，面具下的眼中，一丝无奈，一丝轻蔑，更多的，是开心。

“bang！”一枪，贯穿了三道铁门的锁。“哇呜！”我放声叫道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他调整位置，是为了这个！

“去吧，别跑丢了。我知道，你的热血已经沸腾了。”我听到他的话，端着枪兴冲冲地冲了出去，隐约听到一句：“热血虽好，可需要仔细地调教，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。”管他呢！

“机枪与火炮的喧嚣，掩盖了一切世间的艳俗。

我扣扳机，他们便要，起舞。

而我的任务，是导演一场，骨灰级的演出。”

“冲啊！哈哈哈哈”一路上，能用机关枪扫平的，全部扫平，不能用机

关枪扫平的，就用鱼骨头轰烂，后面还有个怪叔叔架着那把奇怪的枪，给我开路呢。

而我，快冲到监狱大门口时，愣了一愣。哎？他怎么只打了一枪呢？一回头，不禁吐了吐舌头——那个监狱里最讨人厌的蔚，已经追了上来。

“嘿！”我跑着喊她：“你抓了我多少次啦，都抓不到，今儿你也抓不到我！”

“哒哒哒哒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啊啊啊！真是讨厌呢！”那蔚，高科技的铁拳套，罩住全身，一枪也打不透，连鱼骨头的炮弹，也被她捏在手里，炸不出来。

“哎呀，快跑！”那蔚跳的极高，铁拳狠狠地砸了下来，我连忙躲开，地面也被砸了个大坑。“别过来，别过来！”监狱里地方太小了，她离得我近了，别说火炮，连机枪都没法射击。只好躲着她的铁拳，渐渐被逼近牢房的角落里。

“这回你可逃不了啦！”蔚把我堵在墙角，举起铁拳。

“bang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在耳边响起，是他！我一下子瘫坐在墙角，看着那颗子弹穿透蔚的肩头。

“谁！”蔚忍着疼痛，转过头去，架起铁拳。

“bang！”更为清透的一声枪响，蔚的鲜血溅在我的脸上，在背后，子弹牵着未断的血管，织出一朵红莲。双臂垂下，那金刚不坏的铁拳，已然洞穿。

倒下的蔚身后，是那个刚刚收起枪，一步步向我走来的面具男。

“走吧。”他弯腰伸出手，我借着他的手站了起来，把枪背好，在皮尔特沃夫重狱的一片混乱中，走了出去。

“去哪儿呢？”我昂起头，甩着辫子问他。

“去完成一部，完美的作品。”他蹲下来，轻轻拭去我脸上的灰尘。

“真无聊！”我撅了撅嘴。

“去杀人。”

“好哎！”我蹦跳着：“你给我讲讲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好嘛！”

科 林

十三年前，诺克萨斯毫无征兆地入侵了艾欧尼亚。

没有正式武装军队，只靠僧侣维持秩序的国度，大半的土地顷刻间沦陷。二诺克萨斯的军队，没有占领，没有掠夺，只是单纯地杀戮，前进，杀戮，再前进。僧众，均衡教派的忍者，民间的英雄纷纷为国而战。

我作为艾欧尼亚的宫廷机械设计师，也调去进行武器军械的设计。就在我完成了大部分的设计图纸时，我接到身在艾欧尼亚腹地的家乡受袭的消息。

我提出回乡的请示。高层认为，这时候，也没有什么我能干的了，便准许我回乡，顺便也可帮着安排善后工作。我得到指示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只是，我没有告诉高层，我寄宿在亲戚家里的小女儿，也没有幸免。

我回去，只是想，为我女儿，复仇。

我只身从防线的边侧绕过，回到家乡那边。途中，满目都是诺克萨斯军队留下的颓败景象。他们惨无人道地使用生化武器，一条条绿色的伤痕，在土地上仍然历历在目。敌人已经离去，但是，路上的尸体，仍旧横陈在那里。

可是，远处，好像，什么东西在蠕动着。我急忙奔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是个正在蹒跚爬行的少年。仔细看那少年，用双腿跟右手支撑，坚持一步一步地爬着。牙齿已经咬地出血，而左手，死死地搭在颈后，丝毫不顾另一只，已经被生化武器腐蚀地可见白骨的手。

我急忙奔了过去，脱掉外衣，他抬起头，看到我，张开嘴，好像要说些什么，还未出口，便晕了过去。我急忙扶住他，用外衣托着他，裹着抱起来。带着他回到了那个没人住，也没人抢掠的家。只是，开始复仇的工作前，我需要处理一下这个少年。

“醒了吗？”正在为那少年处理身体的时候，听到了轻微的响声，我抬起头，看那少年似乎想爬起来的样子。

“好好趴着，你伤势很重。”

“谢谢您救了我一命，请问您是？”

“科林。”

“难道说，您是艾欧尼亚有‘神匠’之称的大工匠科林？”

“嗨，人们那么说而已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看着他的伤势说道：“还是关心关心你的问题吧。你左腿断掉了，右腿跟右手甚至右半边的身子也收到了严重的侵蚀...”

“我被炸断了腿，我想爬出化学武器污染的地方，仅仅是这样。”

“因此，你牺牲了你的整个右半边？”

“因为左半边有心脏。”

我在心中，笑了起来。这少年，我没救错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接下来，我要为你做截肢手术，我这里缺乏麻醉剂，而且，我是个工匠，不是医生。我要你保持清醒，绝对的清醒。这样才能让我知道你是否还活着。”

“可以，科林大师，谢谢您了。”

所有的对话，从他的语气中，听不到任何的情感，就像他舍弃掉整个右半身一样决绝。

手术很成功，锯掉了他的右腿，右臂，剪掉右半边包括脸上被腐蚀了的肉，然后止血，消毒，缝合。整个过程，他嘴里满是咬牙而出的血，但没有发出一声叫喊。

手术过后，我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他反问：“我会活下来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，只要他不乱动，好好养，一定能行。

他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就叫‘烬’吧。从火中，燃烧殆尽却仍炙热的余烬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便忙于进行复仇的计划，而他，就留在了我的家中，自己承担下了起居用食的事项。其余时间便静静地看我工作或是读我的藏书。

有一天，他问我，是否可以动我的工具。我告诉他，可以动，不过如果让我看到你没有放回原处一次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，一个不眠的夜过后，天蒙蒙地亮了起来。

“科林大师，您看？”听到极为不熟悉的金属于地板接触的声音，和他因化学物质侵蚀而变得沙哑的声音，我疑惑地回过头来。

眼前的他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——赤裸着上半身站在我的面前，两脚，右半边身子，都是闪亮着的黄铜义肢，令我惊讶万分的是，他抬起手，五指都能够灵活地移动。

我跳起来，像是欣赏艺术品一般端起他的胳膊，一边自说自话：“十分优秀，但还不够完美！黄铜太重了，行动不方便，而且改造性太差，设计方面，还有一些应当更为精简的地方。”

我抬起头问他：“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在您这里，我看了许多的书，加上观察科林大师您的工作，我才做出来的。”

“你真是！真是像我一样...不，不！是比我更为优秀的天才！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快告诉我，你是如何使金属的手指听从你的意愿！”

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一个点。”

“神经是靠着电流传导，只要在内部使肉体的神经跟金属的导线相连，以相同的电导率传导，就能控制了。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跟我一起坐下。叹息了一声。

“科林大师怎么了？”

“只有活着，才能传导神经，可是让死去的金属，获得生命，何其难！”我顿了顿，又看了看他的义肢，对他说：“你以后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来帮忙，而且，你的义肢设计，也纳入我的工作中来。”

“谢谢科林大师！如果说是工作，不如说是艺术的创作。”

“恩？”我一愣。

“每个人的死，是必然，但我看了太多残酷的死亡，太丑陋。从死的边缘回来的我的任务，是为人们构筑美丽的死亡，艺术的死亡，全新创意的死亡。而这义肢，正是我需要创作的艺术品，也是我之后创作的画笔。”

这话，让我联想到诺克萨斯的残忍行径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那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的工作，便是制作一个以我女儿命名的杀人机器。等诺克萨斯的暴徒们败北从这条路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！”

“科林大师，您说的很对，但我，还有更高远的目标。我们何时开始呢？”“现在。”

三年，他从一个少年成长成为一名青年，而我，却熬成了老头。所幸，我的女儿，奥利安娜，成功地完成了。而诺克萨斯，也即将撤军。

以我的思念，作为她的精神，以上弦的发条，作为她的能源。她完成后，那个少年说了这样的话：“死亡，可以为世间带来如此美丽的杰作，或许，是一件幸事呢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三处义肢都是碳纤维合金钢所打造，其中蕴藏无数的精密机括，按照他的意思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行走的弹药制造厂。而他自己，制作了一把只能容纳四发子弹的可拆装手枪，握在手里。

“去吧，两个孩子，让敌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吧。”我轻叹一声，坐在椅子上，两人推开门，走了出去，是的，今天将是一个美丽的日子。

窗外，鲜血的盛宴，拉开了帷幕，奥利安娜操着无数的利刃，锯齿，针刺，踏着轻盈的舞步，撕碎了敌人的胸膛；少年的枪管，喷吐出散着青烟的子弹，穿透胸甲，胸膛，乃至一整列军队，消失在天际。血，烟幕，喊声，利刃交错，枪火射出，天空似幕，两人在土地的舞台上，演出着。

这时，我才理解了他的话——

艺术，必须凌驾常理；
死亡，不是匆匆过场，
而是一部歌剧。

天空，逐渐落下黑色的帷幕，他回到房里，拿起我为他定制，刚刚镀过金的面具。

“科林大师，多谢几年来的厚爱。我将远行，您多保重。”

盖伦

“盖将军，今天的谈判，收获颇丰啊！”斯维因堆着满脸的笑容，挽起我的手臂，拉着我向外走去。“近几天，听说艾欧尼亚跟皮尔特沃夫那边很热闹啊，当年那个残忍的杀手金魔被放出来了，金克斯越狱，世道不太平啊，要不要，让德莱厄斯将军派人送送您，别出了什么意外呀！”

我表面上也是笑意满满地应和着：“将军的好意，我领了，不用麻烦你们啦！”心里却暗道：“今天中了斯维因谈判的诡计，竟同意了划出科斯山脉的土地，明天谈判可不能再有这样的失误！”

“梆”的一声，府门关上，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封闭的大门。

德邦与诺克萨斯连年战火不断，边境你来我往，已不分你我。自从斯维因一伙政变推翻卡特老将军的统治，诺克萨斯的政治格局也天翻地覆，竟然主动向我德邦求和。我可不能辜负了嘉文皇帝的重托，一定争取划出更有利的边境！一边想着，一边走回下榻的旅馆。

恩？房门好像挂着什么东西，我一使劲，撞开房门。“叮！”机关响起，我进门一看，卡特小姐竟被绑在房间的浴室里，浴室的水管，被刚才的机关触动，正喷出粘稠的液体。

我急忙用力敲击浴室门，可是，好像被什么封住也一样，而那粘稠的液体接触到的东西，正在逐渐地融化！里面的卡特小姐虽然嘴被封住，却发出声音，示意着什么。

我朝着她示意的方向看去，床上，正躺着一封信，信的封口，用一朵黑莲封着。

我急忙撕开信：

「尊敬的德邦将军，您好。

素闻将军带兵，曾多次与卡特琳娜小姐的军队交手，日久互生敬慕之情。现将卡特小姐为您带来，只看将军有没有福分享用了。

记着，钥匙就在房间里，找到钥匙，打开下水，当液体排光时，卡特就得救了。」

再回头，那液体已经几乎没过卡特的腰了！

“去你妈的！”已经没有功夫多想是不是斯维因他们搞的鬼，当务之急是救人！我擎起巨剑，向玻璃砸了过去，玻璃应声而碎，不想液体也随着玻璃喷溅而出，腿甲很快就被腐蚀掉了。

我忍着疼痛，迈向她，斩断了锁链，将她抱了出来，这时才发现，她全身都涂了一层膜一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让她抵御了液体的腐蚀！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，浴室里的东西都腐蚀掉了，只有她安然无恙！早知道就找钥匙去了！

“哐当！”我回过头去，房间的半边，由于腐蚀的缘故，加上浴室的重量，直直地掉了下去。下面是个密道，还透着亮光。

这可是一楼！我一边脱掉腿甲跟臂甲一边问卡特琳娜：“是不是斯维因那个老东西把你关在这儿的！”

卡特躺在床上，好像之前就已经收了打击，虚弱无比地说道：“一个蓝头发的小丫头跟我问路，我正说着，不知怎的，就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行了，你在这儿躺着休息吧，休息好了就去找信得过的人。我下去看看。”说罢，便拿起半边被腐蚀地坑坑洼洼的巨剑，跳了下去。

“不要射出一发子弹。

你要明白，

每颗子弹，都是一缕灵魂；

每道枪火，都是一丝生命。”

远处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：“哎，你看，那个傻大个真跳下来了！”我抬头看去，一高一低两个人，站在远处，高的那个一动不动，矮的那个蹦蹦跳跳，甩着长长的辫子。

我大吼一声：“狡诈恶徒！”奔了过去。

冲到她的面前，提剑将落之际，脚下阵剧痛，像是什么东西咬住了我一样，前冲的惯性与脚下的咬合，使我不由自主地倒向前面。抬起头来，是那个冲我做着鬼脸的蓝发少女。

“放开我！”我冲她吼道：“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！”

“略略略！夹子就放在地上，你自己不瞧清楚，怪我喽~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向我这边走过来。

我爬了起来，脚被夹住，但剑还能挥动！大臂挥舞，横扫出去。

她跳了开来，盯着我：“很有精神嘛！”

我怒吼着，将大剑掷了出去，她跳着躲开，她后面那高个子，被剑刺穿，倒了下去。

“哎~没剑了吧！”她蹦到我身上，卸下我的铠甲便跑开了，叫喊着：“对啦！你刺穿的，只是个人偶哟！”

怒火攻心，我强行掰开夹住脚腕的夹子，不顾疼痛走上前去，拔起宝剑。心想：“我盖伦，今生还未受过如此屈辱！”一手拄着剑，一手扶着墙，向着隧道的更深处进发。

“啊！”脚下，一声轻响，一朵黑莲在脚下开放，我暗道：“不好，陷阱！”连忙跳到右边，脚刚落地，另一朵黑莲也在脚下开放，我赶忙向前翻滚到隧道中部，躲开陷阱，那两朵莲花，盛开，爆炸，留下小小的灰烬。正当我庆幸躲过陷阱时，一道彩光照耀过来，彩光过后，身体被束缚住，不得动弹，巨剑也倒在一边，够不到。

阴影中，听着叮叮当当的响声，一个带着面具的男人，出现在我面前，后面还跟着那个抱着我盔甲的少女。

“盖伦，你，只适合做一个战士，却不善于当将军。”沙哑的声音，传入我的耳朵，我瞬间，感受到在战场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。

我喘着粗气，继续听他说道：“我本为你准备了五幕剧，而你只演出三幕，便收场了。如此鲁莽，目光短浅之人，不配成为我的作品。”

“bang！”穿透了那女孩抱着的盔甲。墙壁，被打出一个深深的弹孔。她扔下盔甲，转身离去。留下我，听着他们渐行渐远的对谈——

“不是说，你杀了他，你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？”

“为了自由而亵渎美，我做不到。”

“那，那你怎么办！你胸口的炸弹怎么办！”女孩的声音有些急了。

“死，是必然，但杀戮，永远不能丑陋。”

“我...我...我不想你死啊。”女孩的声音，带着几分哭腔。

“……艺术……”声音渐远，再也听不到什么了。
彩带渐渐松开，我也因伤痛，失血，失去了意识。

烬

诺克萨斯与艾欧尼亚交接边境审讯室——

我走了进去，诺克萨斯的最高军队指挥官德莱厄斯坐在中央的椅子，硕大的斧头靠在一边。门轻轻叩上，德莱厄斯便怒吼道：“是你把盖伦搞成那个样子的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德邦的大使，搞不好会引起战争！你神出鬼没不要紧，边境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过的！”

我一个瞬步踩到他的面前，低语点住他的头部，倾斜着头，眼中露出些许轻视：“知道为什么盖伦没有死吗？因为我，只射了三枪。”

德莱厄斯盯着我，嘴角颤动着。他们知道，那个传说——吃到金魔第四枪的人，必死无疑。他咽了口吐沫，说道：“放他们出境。”

我用低语指着德莱厄斯，一步一步地退了出去，摇着头对他说：“在我离开诺克萨斯之前，可不要动哦。我不需要你们这样残缺的作品。”

金属的指间弹响响指，一朵黑莲陷阱在屋内瞬间爆发。

叩上房门，接着，向低语中填进四发子弹。摸了摸那眼角仍挂着泪痕的小萝莉的脑袋。

“走吧，没事了。”

娑 娜

艾欧尼亚的战火，吞噬了一切。我不知我的父母是谁，只知道，最初的记忆，就是在孤儿院里。

其他的孤儿，都欺负我不能说话，拿我打趣，嘲笑，而老师来了，他们搬弄是非，老师也不知我的委屈；那孤儿院的老师，每天坐在手风琴前，弹着支离破碎的曲子。活着，有什么意思呢？

我所有的话，藏在心中，无人倾诉，直到那天，我遇到了他——

他踩着高跷，正打算将老师倒挂起来，她背部，羽毛织成的两对翅膀，轻轻扇动着，在战火中，我见过无数的死人，被炮火烧焦的，被刀剑斩断的，却没有见过死地如此美丽的人。

不知什么力量，促使着我走向那手风琴，在他轻轻松了口气的一瞬间，我的指尖轻落，音乐流泻而出。他一愣，接着，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到山那边的草地，寻我。”

逐渐，老师，学生们都围了过来，直到我弹完，他们才惊叫起来：“杀人啦！”

他们抓住我，不让我走，直到均衡教派的忍者来到，检查了现场——用提线木偶的丝线，将孤儿院的金发老师倒掉在屋顶，双脚高悬，双手触琴，那是以何等的对距离以及尺度的把握。

因此，他们认定人不是我杀的，而我又没法说话，才把我放了。可孤儿院的老师们，把我当成灾星，逐出了孤儿院。

我哭哭啼啼地从门口走出来，才想到刚才那戴面具的人，对我说的话。

我翻过山头，站在山上，看到他的身影，就伫立在夕阳之前，歪着头，望着太阳，右臂叉腰，闪着金光。

我奔了过去，他应是听到了我的声响，转了过来，将我拥入怀中。

他抚着我的头发，轻轻自语：“蓝色的秀发，涌入怀中，似温暖的海洋。”

他轻轻将一把木琴，交到我的手里。

金色的面具，刻着小丑般的笑容，很温暖。

他问我，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流浪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告诉我，他的名字是卡达·烬，他刚刚接替了一个流浪戏社的管理员。

他告诉我，我弹琴很有天赋，一定会成为一名好的琴师。

他告诉我，那是他灵感突现，第一个作品，还不够完美。

他告诉我，他不喜欢跟别人说话，只喜欢跟我说话，因为我不会说话。

我一直微笑着，听着他说话。

我很想问他：如果有一天，我死了，会不会也死的那么美。

在戏社里，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，懂音律，会器械的设计，还懂得人心。戏社里的众人，都十分尊敬他，而他，也为戏社创作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剧本，让戏社在流浪演出的过程中，广受欢迎。

他让我担任后台的整理，演出时的伴奏，也有时，让我上来，我演奏，他用枪声打着节拍，击碎挂在我周身的饰物，顶在头上的苹果。

在现实中，他是人们侧目而视的“金魔”。杀人无数，以极端残忍的方式，

为乱世间。

但在我的眼里，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甚高的男人，他谨慎地挑选作为他作品的人，而作为作品的人，他需要他们达到完美。在他手下，死者居多，亦有生者。

他不需要我配合任何的行动，只需要在作品完成前，弹奏一曲挽歌。

有一次，他仰望星空，喃喃道：

每个人，都似一幕歌剧，
而我的任务，
是在他们的大幕落下时，
达到完美。

那晚，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：我可以成为你的作品吗？

他收起纸条，把我抱起来，放在腿上。说道：“终有一天，你将成为我最为完美的作品！”

我嘴角上扬，不知道，他是不是跟我一样。

距离一年一度的吉雍道汇演很近的一天，他突然宣布：戏社由娑娜接管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

之后，他告诉我：“吉雍道戏社的位置我已经租好了，记得第一天晚上，你去找三个忍者伪装的画家，或是书法家，把这个给他，然后回到戏社。等我回来，我就履行我们的约定。”把一张纸塞给了我，就消失了，无影无踪。

红烛，静静地燃烧自己，照着眼前的一隅。我轻轻抚着他送我的木琴，七年了。

“娑娜，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”那声音，依旧没有变，沙哑中带着磁性。他的手里，攥着当年我递给他的纸条。

我弹着琴，指尖流淌出舒缓的乐曲，仿佛是等待着庄严仪式的降临。

一曲奏罢，我微笑着转过身来，抚着褪了色的面具。左下角的蝴蝶，还是我亲自刻上去的。

他像是看懂了我在想什么一样，说道：“会很快的，不会感到一丝痛苦。”

大幕渐起，没有响起娉娜的琴声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她整个人站在台上，玉足如翠茎般立着，木琴悬在半空，琴弦与无数的血管相连，支撑起木琴，银丝，红线织出一朵红莲。朱唇微启，带着点点的笑容，烟雾一丝丝从嘴角泄出，如花蕊一般，弥散开来。

幕后，一个沙哑的声音，颂出独白：“你，从污秽与淤泥中复苏；你，是灼热的青莲；你，是独一的美！”

金克斯

“什么嘛！让我原地待命，我怎么可能闲得下来！”我一边踢着路上石子解气，一边嘟囔着：“原地待命！哼~根本就是嫌我是个累赘，找个借口趁机溜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！”

那天，从诺克萨斯的边境出来后，我俩在湖畔休息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着天，心思放在我的鱼骨头上，叮叮当地敲个不停。

“喂！你看，你看，你枪上刻的是你的名字‘JHIN’是吧，我的名字是JINX，多像啊！”

“恩，这也是我选择你的一个原因。”

“选择我？”

“恩。喜欢蝴蝶吗？”

“最喜欢啦！”

“莲，是在污秽中脱颖而出，而得到永生；而蝶，是在破茧中历尽万难，而获得重生。”

我倒在软软的草坪上，拿着辫子在空中打着旋：“不懂！每次都说的那么模糊，人家听不懂！”

“用心去体会，就懂了。我相信你。”

……

“哦。对了，再过几日，翻过那座山，你便自己呆几日，不要乱跑，我去办点别的事儿，很快回来。”他放下手中的鱼骨头，抬头看天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似的。

“哎~？你要扔下我！”我一下子从草地上坐了起来，瞪着眼睛盯着他。

“恩……只是几天而已，或者……一天。”

“不行！你说过的！你说要带我一道的！”我站起来，向他吼道：“我

在牢里呆的好好的，想出去自己就出去了！你把我带出来，还把我最好的‘玩伴’蔚处理掉了！我怎么办！”

“不要激动。”他转过头来，依旧平静地说道：“只是一两天，而已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冲上去，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鱼骨头。“你要是想甩了我，你就直说，我自己滚蛋！”

就是这样，我跑开了。他根本没有来追我的意思。

我一个人，在林间迷路了。

“艾欧尼亚这个破地方！都是林子，连个镇子都找不到！”我一脚踢开树下的大石头，坐了下去。抚摸着鱼骨头，说着：“每个人都抛弃了我，只有鱼骨头……”

“咕……”

“好饿……”

“金克斯~”一个温柔而熟悉的女性声音传入耳朵。

我刚想抬头，突然意识到：妈的！皮城的条子！

急忙抱起鱼骨头翻滚到一旁。一张捉贼的大网，网到刚刚我靠着的树上。

一个高挑的女子，端着狙击枪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“你这次不仅从皮城的监狱逃出来，竟然还杀了蔚！我一路从诺克萨斯追到艾欧尼亚，终于追到你了！”

“啊嘞？凯特琳！你听我说！”不等我说话，她举起枪便向我瞄准，射击。

我一边躲闪，一边擎起鱼骨头准备还击，突然想起他的话——

子弹出膛前的瞬间，
非常痛苦。
若是你懂得了
枪，是你最为珍惜的朋友，
你将名扬天下。

我摸了摸鱼骨头，选择了一个从前我永远不会做的选择——转身逃向森林中。

奔跑是最擅长的事情，我很快甩开了那个条子，躲在一棵树后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着，等着那个条子，用一发炮弹解决问题。

近了，近了！

转身从树后出来，眼前是被我的举动惊得一愣的凯瑟琳。

“拜拜~”一颗炮弹，从鱼骨头嘴里射了出去。

“轰！”烟尘过后，一把锤子，挡在凯瑟琳的身前。一名还要高大许多的男子，冷冷地看着我。

“切，杰斯”我咬着嘴唇，自己打不过就叫自己的相好，算什么本事！

瞧见杰斯拎起锤子向我砸来，我连忙又是一发火炮，借着烟雾，逃遁进更深的林子里。杰斯见我逃走，将那锤子反转，切换成一尊大炮，激光炮四处远射，树木倒下，想找到我的位置，凯瑟琳也四处去布置陷阱，封住森林出口。

“杰斯的锤子，跟蔚的手套，都是海克斯科技，鱼骨头的炮弹很难打穿，现在看来，若是让他这样射下去，我迟早会被发现。”我蹲在暗处，思量着：“至少也要废掉他的火炮形态，然后再做打算。”

我摸到杰斯身边，高喊道：“喂！杰斯，我在这儿！”他回过头来，忙把不适合近战的炮形态切换为锤形态。我一边跑动，一边仔细观察形态变换时的状态。一锤砸下来，我又跑远，喊着：“来抓我呀！”正待他再一次变换形态时，一发火炮，直接击中变换的机括，成了一个非锤非炮的东西。或许还能当个锤子用，但肯定是射不出激光炮了。

我嘿嘿一笑，便向远处跑去。不料那杰斯从后面追了过来，而前头听到声音的凯瑟琳也正朝这边赶过来，糟糕，腹背受敌了！

“我谨慎地挑选着我的作品，
在作品完美之前，
我需要，等待”

“bang！”天空，划过一道亮丽的弹痕，是他！真是的，怎么哪儿都有他的身影！

凯瑟琳跟杰斯也抬起头，观望着形势。

“bang！”第二发子弹，越过凯瑟琳跟我，直穿杰斯，他架起锤子去挡，怎料那穿甲性极强的子弹直接将锤子打烂，不过没有对杰斯本人造成伤害。

“bang！”第三发子弹，又是瞄准杰斯，杰斯连忙翻滚，躲过这一枪，他刚刚落脚的地面，突然爆炸，将他弹射到空中。

凯瑟琳找准了他的位置，开始瞄准准备狙击，我也急忙调整鱼骨头，在她射击的一瞬间，发射火炮，拦截住凯瑟琳的狙击弹，一个巨大的笑脸在烟尘中弥散开来。我突然想起，这是我此次鱼骨头的第四发炮弹！

“bang!”在树林中被抛到空中，无疑是成为一个活靶子，第四发子弹，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，穿过浓重的烟尘，带着他的身体，一声闷响，钉在一棵高耸的参天古树上，子弹带着他的鲜血，深入古树，枝条，茎叶，他跟古树融为了一体，而古树，也被血染的鲜红。

浓雾渐散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跟凯瑟琳走来，低语的射击，击断了凯瑟琳手中的枪。接着将低语插入腰间，缓缓从凯瑟琳的身边经过，没有看她。

“他，和那个女警官，是我杀的，与金克斯无关。你，回去吧，若是来复仇，我大可奉陪，不过，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
他走到我身边，温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：“你的表现，我十分满意。”

我抓起他的手，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小指头：“这都是你计划好了的？”

没有叫疼的迹象，他缓缓说道：“只有一件事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赌气离开，向你，道歉。”

我松开嘴，低下头，从怀里掏出那个金属小指头，走到他身边，给他安了上去。

均衡教派旧址——

“劫大人！照您吩咐，我们已跟踪金魔许久，他正向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，大约五日便会到来。”

带着头套的男人，点了点头，示意手下关门退下。只留下一个人。

“我说过，他会回来的，戒。”

“老东西，还不是来找你？”

“都是他看上的人，何来你我。”

“这次也别谁说了算了，研究下对策吧。”

“怕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戒

昏暗的小屋内，家具全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他作案的工具，整整齐齐

齐地排列在屋子的墙壁边，中间的空地上，摆放着一家四口的尸体：男主人面朝左侧，上身直直地躺在地上，而腿，被反折成一个半弧形；而女主人，失去了整个左边的上半身，左腿摆成一个直角，右腿被削去了一部分，使得两条腿相对地平行；她右侧的稍大点的孩子，失去了双手，也是直直的躺在那里，只不过头部被分开，摆在身体正上方稍远的位置；再往右，最小的孩子，直挺的双臂，直挺的双腿，只有腰，被反向折了过来。其他部分的身体，不知去向。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明，是诺克萨斯来游玩的一家。

利落而又潇洒，这是踏入这个房间给我的第一感受。因为师傅的要求，现场很好的保存了下来，完全没有见过的作案方法，完全没有见过的摆放方式，却可以完全肯定，是金魔的作为——一家四口人的表情：毫无恐惧与惊悚，取而代之的是似乎生前受过极度的刺激而近乎发狂的笑容。似乎，他们生前经受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残忍，而是其他别的东西。

检查现场时，角落里，仍旧是一朵材质别样的莲花。我拾了起来，递给师傅。

这个案件已经调查了三年，毫无进展。我们无法追踪他的作案轨迹：没有作案动机，作案方法每一出完全不同，甚至连任何线索都不留给我们。就像一名画家，完成了创作之后，收起画笔，将其摘下画板，而我们看到的，只是已经装裱好了的画作，完全无法追查其创作过程。我们只知道，被杀的，无论是车队还是个人，普遍的联系是他们对生命有着别样的感受，或者，只是单纯与诺克萨斯有关。

师傅仍然在蹲着检查尸体，师兄走了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，我回过头去，虽然无法透过面具看到他的表情，我却知道，他想说些什么安慰我。不要以为你是师傅的儿子就可以闲暇！你的父亲，我的师傅还在那里追查凶手，哪有功夫闲聊！

我甩开了他，走到师傅身前，蹲了下去：“师傅，我觉得这次，与前面的完全不同。”

师傅转过头来，一头红发现如今已然白发斑斑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您想，之前哪一次不是华丽地将尸首像艺术品似的裱起来，十分华丽，而这次，就把那尸首平放在这里，徒儿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师傅沉默了一会儿，站了起来，我连忙扶起师傅。

“看来，这位‘艺术家’早就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了，而且，他好像已经厌倦了独奏。”师傅整了整衣襟，示意我们两人跟上，继续说道：“你的挑战书，我接下了，Jhin！”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是吉隆道最为繁华的时段。各式各样的艺人聚集起来，通宵狂欢，师傅认为，这个杀人狂，会隐藏在这里面。

我与慎，跟随在伪装成行脚艺人的师傅身后，他撑着一杆旗子，上面有师傅写的‘丹青’二字，而我，带着行走的工具，一同走在熙攘的街道中。

很快，有识货的人，看到旗上的字迹，便围了上来，有求画的，有求字的。师傅早已叮嘱我们：“若是有奇怪的人，使替身术跟上去。”然而整整一日，都是些普通人，直至深夜，求画者渐少，我亦有些疲乏。

忽然，一张纸递了过来，上面赫然用铅笔画着一朵青莲，绘画的技巧甚至并不比父亲低。三人顿时睡意全无，抬头看去，竟是一面容娟秀的女子，带着淡淡地笑容，湛蓝的头发束成双马尾垂至腰间，体态丰腴，双手交叉，垂在身前，见我们三人抬起头，便微微颌首示意。

父亲没有说话，低下头去用墨笔摩画那铅笔作的莲，画作完成，女子带着纸张离开，师傅示意我，我连忙使了替身术，跟着她同去。

她径直地走向一个戏社，指挥戏社的众人收拾用具，准备明天的演出，就在我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打算回去复命时，戏社阴暗的后门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：一只蓝色的蝴蝶，落在红莲上面。

我悄然走了过去，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轻轻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一条地面泛着幽光的暗道，展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亮出刀刃，心想：若是我一个人捉住了那金魔，师傅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。我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行，突然，脚下似乎有着异样的感觉，不是机关，而是陷阱！

我抬起头，借着幽光，一朵金属的莲花在头顶浮现。弹簧轻响，金属的叶片四散飞来，“不好！”我暗叫，移动身形，躲过叶片的刀刃。回过头去，每一朵叶片扎到的地面，墙壁，都现出同样的莲花，我连忙使出全身解数闪躲，虽未受到致命伤，身子却被刮开不少的口子。我轻轻送了一口气，暗道：“还好，有惊无险。”

我继续往前走，终于看到了一扇门。小心地推开门，走了进去，原来是一个大堂的偏门。环视整个房间，空空如也，只有房间中央，端坐着一个带着面具的人。我小心地走了过去。

“头，头……好晕。”视线逐渐地模糊了起来，我坚持着，似乎有人在说着什么。

“身手不错，但其他的方面，不足以成为我的作品。可是，明明是为三个人准备的演出，怎么只来了一个？”

苦 说

“父亲，戒已经去了一刻钟了，还没有动静，是不是……”

我抬起手，示意他不要着急，接着，将手放下，一顿一顿的敲着桌子，戒他立功心切，我怎么可能不替他着急。

突然，“哐当！”一声，我回过头去，戒的替身塌下去了，替身术的失败意味着戒的查克拉无法控制替身了，我回头示意慎，一起顺着戒留下的符印奔了出去：戒有危险！

越过沾满血迹刀扇场景，我的心情愈发地沉重起来。

推开门，慎便要冲过去，我拉住他，说道：“戒还躺在那里，但看状况是中毒，你紧紧盯住那人，我去看看戒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我们两人谨慎地走了过去。

我扶起戒，检查了症状，确实是中毒，不过这毒是空气，毒气与血液混合，才回发作，大概是戒闯过了刀扇阵，没有包扎伤口便进了这个房间。我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后院的大门，窗子，都有缝隙，并不是完全封闭的，不禁暗叹：连时间都算好了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慎紧紧盯着那端坐的人，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。我将他叫回来，让他看好已经服了药的戒的状态，我走上前，距离一段距离，射出六枚苦无，射向那人，却不料那竟是个假人，而内部充满了气体，这苦无的冲击使其炸裂开来，充满了整个房间。

我不禁也吸了两口进去，顿时觉得整个人，从内部开始涨了起来，慎也开始叫了起来。莫非是？我想到什么，急忙向慎喊道：“打开戒的包扎，给自己身子切几个口子！”我也这样做后，逐渐感受到，身体的异样减轻了许多。

慎不解地问道：“父亲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我略带劫后余生的感慨说道：“记不记得，也是他做的，受害者整个人从皮肤开始到全部血管，全部炸裂。就是这种气体。它会主动向着浓度高的方向聚集，而自身的密度又与空气极为接近，吸入者便会因这样的原因而从内部炸开，我们切开血管，使气体可以通出去……”

“父亲，小心！”我话音未落，慎推开我，提剑向着身后走来的身影砍去。

“慎！”他一剑下去，切开那个身影，没有血迹，只有丝线被切断和机关的响声。慎所站的一个平面内，无数钢箭飞驰过来。所幸，他穿的护甲极厚，

又闪躲的快，周身虽插了不少的箭，行动力大减，但命是保住了。见此情景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
那人影，只是雾气造成的假象，而人影后面牵着机关的丝线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又中了那人的诡计！我暗自叹息戒与慎的能力不足，也怪自己没有早点察觉。还未见到金魔，他们就已经伤成这样。不退，戒和慎的伤怎么办？退，便是错失了可能仅有的捉到金魔的机会。

“bang!”一声枪响，我一愣，之后急忙躲闪，怎奈躲闪不及，左臂被打了个洞穿。我这才意识到：他可是金魔，是来取我们性命的，不是来跟我们做游戏的。

我抬起头，去寻弹孔的位置——房顶，破开了一个洞口。原来，他早在暗处看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从房顶的另一个方向冲了出去，避免被他射个正着。然而，我刚刚落在房顶，便又是一枪，我连忙翻滚，那一枪，正打在我刚才的位置上。是来自远处的一座高塔，塔的最高层，一块红布，两处弹孔。在我左右移动，一边试图躲开他的射击，一边接近那座高塔。然而，他只是又射出了一发。

我登上塔顶，掀开红布，鲜红的大幕在雪白的月光下缓缓飘落，而红布背后，只有一支架起的精致的长枪。

“大师，你将成为我的作品。”

我起抬头，塔顶，黑洞洞的枪口，对着我。

一声枪响，子弹击中我的头顶，没有太大的冲击力。而慎的身影，划过我的眼前。“魂悲！”那是慎的绝技，在某些人的身上，画上印记，危险时刻可以瞬间传送到那个人的面前。他挡住了那发子弹，子弹穿透他两层的护甲与身体，减弱了冲击力，也穿透了慎的胸膛。

我拉住慎的手，将他拖了上来，随即跳到塔顶，两人对峙。

终于，我看到了“金魔”的真面目。

他的动作略微的迟钝，跟射击时的果断完全不同，将长枪断为两节，将长的枪管挂在腰间，短的一段指向我这边。

不对，难道他觉得他已经赢了？我弓下身子，双眼注视着他是否还有什么阴谋。那枪口对着我，巨大的压力压在我的头上，却不想，他把枪插在腰间，向我深深鞠躬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苦说大师，是你赢了。”

“这，又是你的什么阴谋？”见过了他太多的手段，我忌惮他是否会设下什么陷阱。

“没有阴谋。”金魔依旧那样平静，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嗜血杀人狂

的感觉，反而像是一个处变不惊的绅士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当第四枪没有击中时，我已经输了。没有距离，就没有胜算。”

他看着我，歪了歪头：“去看看你的徒弟吧，我说过的，你赢了。”我这才想起，重伤的慎，跟昏迷的戒。我跳下去，检查了慎的情况，虽然子弹穿过身体，但他穿了极为厚实的护甲，没有伤到要害，并无大碍。我背起昏迷的慎，跟在他的后面，走下高塔。他端坐在刚才那个大堂中间的椅子上，一动不动。

我将戒与慎安顿好，转过头来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已经大致预料到你的样子了，但你的状态，还是令我十分吃惊。”

他没有回答我，而是看着我身后的两个人：“戒，很优秀，却需要时间成长，他或许会成为一项优秀，不，杰出，不！是完美的作品。慎，没有谨慎，耐心和其他优秀的品格，没有丝毫的艺术感，甚至还影响了我全部的计划，我的作品，我的艺术！”他说的大概是慎为我挡下的那一发子弹。

我打断了他繁絮的自言自语，再次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杀人？”

“苦说大师，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成为我优秀的作品，不好吗？”

“你的作品？你把那些杀掉的人，都称为作品？！”

“是的，这是一种艺术，一种创作，一种，美。”

我沉默了，这时，苏醒过来的戒，冲了过来，想上前直接了断他的性命，被我伸手制止了。

我接着问他：“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那些被你杀掉的人呢？”

“我一切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他们。”他张开双臂，似吟诵般说道：“死，是必然！但杀戮，并不一定丑陋。我为每个人，量身定制了属于他们最具艺术性的死亡，我扣动扳机，他们便要，起舞。”

他站起身来，金属的右手嘎嘎作响：“在无限的死亡的边缘，获得的生；在不断地求生的尽头，给予的死，是多么甜蜜的哀伤！只有终结，举足轻重。”

我轻轻呢喃：“善恶，都不是真理；每个人的人生轨迹，造就了他们；光与阴影，皆是事物的本性，仅仅是不同的立场。”

最后，不顾戒与慎的反对，我把他送到了艾欧尼亚的僧馆。

烬

“他是一名孤儿，被一名伟大的忍者——苦说大师收养。大师有两个最

为得意的门生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大师的儿子——慎。而两人的较量，每一次都以平局结束。

然而，一次为期三年的调查，使他对师傅产生了疑惑，从此，拒绝了常规的训练，剑走偏锋，寻找取胜之道，终于在挑战中，赢下了慎。可是，苦说大师认为他修炼了被视为禁忌的忍术，将他逐出师门。

数年，他带着屈辱，苦难与决心，改名为劫，带着自己的跟随者，重回均衡教派。他却发现，苦说大师，正犹如迎接贵客一般 接待着劫和他的跟随者们。

老人将他的剑放在劫的脚边，并声称他是一个失败的导师。因为他作为导师，却没能带领自己的徒弟走向均衡。他恳求劫与他共赴禁地，去消除戒禁忌的一切，也让他重为均衡教派的一员。

劫与苦说大师两人，一同走进禁地，均衡教派的弟子，与劫的追随者，在外等待。而等来的，却是劫痛苦的哀嚎，和提着苦说大师人头，毫发无伤走出来的劫。

劫一反常态，收容了愿归顺者，击败慎，杀死其他来挑战他为先师报仇者，并驱逐了其他人，在均衡教派的原址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教团。而禁地，则成了劫的居室。”

“所以，他就是我们的目标喽？”金克斯一边按着我的指示，调整着鱼骨头，一边轻松地问我。

“沉静，孤寂你已经突破了。”我看着那迷人的蓝发，轻声说道：“这次，你将面临，死亡。”

劫

“劫大人！外面有个女孩，自称是金魔的弟子，要见劫大人，我们现在把她拦在外面了。”一位弟子敲门进来，如此报告。

“蓝头发？自称弟子？我记得，那姑娘，是不会说话的啊？”我皱了皱眉，示意下面的弟子稍待片刻。

“果然还是来了，让她进来，把她干掉？”

“不，先把她搜一遍，然后再放进来，不可杀，金魔那家伙，搞不好在她身体里已经做了什么文章了。”

于是我吩咐弟子：“先搜一遍，然后带她来见我。”

片刻，弟子带着她来到大殿。以防万一，我将十几位得意的弟子，都叫来殿中。

打眼一看，我吃了一惊，这跟当年的女孩，差距甚大——小小的个子，活蹦乱跳，皮衣皮裤，根本没有藏起武器的地方，唯有那湛蓝的头发，跟当年求画的女孩如出一辙。

还未等我说话，她便一边四处张望着，一边不屑地说道：“就我一个人，什么武器也没有，至于这样如临大敌吗？”

我坐在椅子上，单手撑脸，斜视她一会，说道：“这里，从来都是这样的。”我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先师曾抓了你的师傅，现在他从监狱中出来，还有脸来这里？”

她把头也斜到与我一样的角度，仍是若无其事地说着：“我师傅才不来这破地方呢，还记得吉雍道那座高塔吗？三日之后，师傅想找你去叙叙旧。”

“你！”

“师傅还说了，当今的大影流教主——劫，不敢赴约，将会传为笑话的哟。”说完，转身蹦着往出走，一边还说道：“去了别忘了给师傅带点东西啊，他可是为你备好了厚礼的！”

我咬着牙，用气的发抖的手拦住想去追她的弟子，嘴上恨恨地说着：“让她去吧，这是陈年旧事，你们不必操心。”心里却暗道：那丫头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竟然还谈吐自如，丝毫没露出破绽，想必那金魔已经给她安排好退路了，若是追出去，金魔的枪射中，就得不偿失了。

“报！那女孩出了大门，直向吉雍道的方向跑去了，并无接应。”

“该死！”又被那金魔摆了一道！

金克斯

“喂！”我气呼呼地跟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死在那里，你却丝毫不在意的样子！”看着他专心地调试鱼骨头的样子，我嗷嗷地叫着：“你就真的一点也不关心你的徒弟吗？”

他把调试好的鱼骨头扔了过来，“似乎，你并没有叫过师傅。”

“我不管！我要你道歉，你差点害死我！”

“不从死亡中获得新生，怎能理解真正的美”他站起身来，摸了摸胸口，转身对我说道：“走吧，时间不多了。而且，我的猜测看来是没错。如果是当

年的戒，你现在已经不知多少段了。”

我听出，他原来早就预谋好了我会没事，心中不觉好受了点。看着他悠悠地走远，我一边嚷着：“去哪儿呀。”一边连忙跟了上去。

“听着，接下来，你要自己面对劫，我会在你身上写下符印，当符印与劫的本体接触时，本体就会被标记，以此分辨他的本体跟分身。但是只能为你写在一处，否则你的身体承受不了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负责讲故事。”

“你不担心我被劫杀了吗？他好像很厉害的感觉。”

“那只能怪你这些天的成长不足了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可以活下来。那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去了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完成最后一项作品。”

“我在这儿待着就可以了吗？他真的会来吗？”我坐在大堂中间的椅子上，椅子很高，腿够不到地，我来回晃动着腿。

“一定。不要出这个屋子，外面的高塔，甚至整个吉雍道，都是他的手下。”他握住低语。摸了摸我的脑袋。“而且，我保证，只有他一个。”说完，他便拿起腰间的枪管，走上了房顶。

片刻，几声枪响，而后一段时间的安静后。劫，只身一人，推门而入。他面具下一双愤怒的眼睛盯着我，亮出拳刃，吼着：“金魔在哪！让他出来！”

我跳下椅子，歪了歪头：“哪儿有什么金魔，这里只有我哦！”

只见他身形一闪，我只觉身后发凉，“不好，影分身！”连忙躲闪，还是被切去了半截辫子。我回身一脚，踢到的劫似空气一般，在看时，刚才门口的劫冲了过来，躲过拳刃的一击，他又不动了，身后风声大作，一把手里剑，从我刚刚蹲下的头顶飞过。我拉开距离，盯着三个完全相同的劫心想：“原来这便是他的厉害之处，本体可以在三个影分身之间互换，本体可以行动，而分身不行。”

这时，一个分身逐渐消失，而我头顶，一把拳刃划过。我赶忙翻滚，躲过拳刃，看到另一个分身也逐渐消失。暗道：“完了！身后有人！”操起机枪向后转去。还未看到人，机枪便被截为两段，右手也被抓住。

他举起拳刃，盯着我：“金魔在哪儿？”

我吐了吐舌头，笑着叫到：“师傅果然厉害，你中计啦！”听到这话，他

抓着我的手变得不那么紧，我趁机甩开，跑开一段距离。

看着自己的身体颜色与分身逐渐出现差距，他也明白刚才抓到我右臂的一瞬间，自己已经被标记了。甚至，连在分身间的转换，都看的一清二楚。

这时，师傅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我暗笑：整个房间，已经做了手脚，你根本听不出声音是从哪儿来的。我掏出鱼骨头，朝着劫射击。

“苦说大师，别来无恙啊！”

劫一边躲避着我的攻击，一边怒吼：“金魔！你在哪儿！给我出来！”

“我说过，没有距离，就没有胜算。而且，戒，你能听到吗，已经被完全占据了吗？听个故事吧。”

分了神而且被标记的劫，现在跟我相比，也只有招架之力。

“世人说，苦说大师完成的最后一件伟业，是捉住了金魔，而第一件伟业，是建立了均衡教派。可戒，你知道均衡教派是如何建立的吗？”

当时，忍术，是被一个名叫影族的宗族所控制，而影族不接受艾欧尼亚的高层的控制，于是苦说，艾欧尼亚高层伙同当时与艾欧尼亚关系密切的皮城，利用皮城提供的高科技兵器，屠杀了整个影族，也获取了忍术的秘密。

然而，苦说留了一个心眼，他藏匿了一个影族的婴儿，他的做法证明了他的远见——一部分只有影族才可使用的忍术，苦说根本无法使用。他想到了那个婴儿，于是，他安排了整个事件，先将他逐出师门，而后再带入禁地，而禁地中正是苦说安排许久的附体的术式。

术式很成功，但作为留着影族血液的戒，与术式有着意外的契合，导致苦说的精神无法完全占有戒的身体，于是，长久以来苦说与戒一直处于争夺劫这个肉体的控制权。”

“我说的对吗？苦说大师？”

看到劫抱着脑袋跪了下来，痛苦地大叫，我也停止了攻击。接着，他试图去攻击自己，又被自己拦了下来，发疯地奔跑，仰天大叫，自己撤下的面具下，是一张扭曲至极限的脸，一面愤怒至极，而另一面混杂着惊恐，愤慨和气急败坏的表情。

这时，后门打开，闪着金光的师傅走了进来。轻轻说着：“苦说大师，在别人身体中，不好过吧。”

骤然，阴影一闪，拳刃插在师傅的肚子上，年轻的身体中，发出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多亏你的刺激，我才真正地取得了这身体的控制。你说过，距离与胜算，那现在的零距离，你的胜算为零。”

“师傅！”随着我的叫喊，拳刃拔出，带出的鲜血溅了劫的一身。我朝着

劫发射出最后一发强力无比的炮弹，烟尘过后，却是师傅用右臂拦了下来，而整个右臂也毁成了渣，他呢喃着：“不要动作品。”

他回过头来，染着血的脸，摆出惨白的笑容：“知情者，一个也不能...啊!!!”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第一次，师傅笑了，笑的如此恐怖。“苦说大师的精神，戒的身体，只有这样，才是完美的作品！”

劫回过头来，狰狞地吼着：“你！你做了什么！”

“苦说大师，你就是不吸取教训。血，我的血中，早注入了分离肉体与精神药剂，不同的精神与肉体产生的排斥反应，你怕是遭不住吧。”

叫喊的声音，似无数的钢针刺破云霄，逐渐，劫的身体倒了下去，如弓一样，头与脚着地，而胸膛，似乎可以隐约看到另外一个躯体，双臂向上抓着什么却无法逃出那具身体。

我哭着扶着师傅躺在墙边，啜泣着：“师傅！师傅，你会没事的！”

他温暖的手摸着我的脸，擦去眼泪，“咳，咳，帮我把义肢全卸掉，对了还有面具。以后，你要去自己完成作品了。”

“不！”我一边帮他去掉脚上，臂上的义肢，一边叫着。摘下面具，那一半焦黑而另一半俊俏的面庞看得我呆住了。

“别哭了，给你看一样美丽的事物。”他从义肢中取出一把小刀。“记得我心中还埋了一颗炸弹吗？”我点点头。

“我把爆炸的能量转化为持续能量了，她会陪你的。”说着用小刀划开胸膛，弹跳着的胸膛似乎，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。

我吓得急忙想去捂住流出的血，他拦住我：“只有冲破厚茧，才能重生。”

经过无数次的突破，跳动的心脏中，一只似机械的小虫，包着无数的血管钻了出来，逐渐，血管吸足了血液，逐渐丰满起来。

“噗啦~噗啦~”血管组成的翅膀轻轻扇动，飞向空中。

“优秀，不值一提。

我必须达到，

完美”

轻轻地，那血色的蝴蝶，落在我肩头，与我身上蓝色的蝴蝶重合。